首先，一定，一定要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，这个英文名必须来自圣经，但绝对不能是“Peter”、“John”、“Mary”、“Anna”之类的大众名，名字来自旧约最好，音节越长越好，譬如“Joshua”、“ Naphtali”、“ Shulammite”之类的。

　　要经常无意间表露自己听的都是英文的讲道，偶尔吐槽一下三自教会的神棍布道如何肤浅，平日讲话要带上几句英文，耶稣不能说耶稣，得说Jesus。不经意间要感慨一下英皇钦定本如何比国际新译本难读。

　　如果要去国内的教会，家庭教会不予考虑。不过成都的某教会、北京的某教会可以去去，顺便发个微博，感慨一下王牧师如何爱主，弟兄姐妹如何顶着烈日在街上发放反堕胎的小册子，顺便表达一下对他们的担忧。三自教会，新建的不要去，要去的话，国际礼拜堂当然不错，崇文门堂可以考虑，东山堂勉强可以。不过还是要继续吐槽：三自教会也不过耳耳，许多礼仪都废了。

　　要给自己多准备几本圣经。和合本是必备，天主教的思高本也是必备，这样才显得自己超越教派的立场。新译本绝对不能有，那是掉价的东西。吕振中译本可有可无，如果能收藏到吴经熊译本或者文理本，一定要展览在书架最显眼处。冯象译本是必备之物。

　　如果有文章要发表在基督教刊物，《天风》绝对不予考虑，起码得是《生命季刊》、《举目》一类的海外中文杂志，文章不能太小众，什么神学研究、教会历史研究的免谈，《xx牧师带给我的感动》、《如何战胜情欲》、《中国福音大会201X散记》一类的小文章最好。

　　平时看的灵修书籍，三自出的国内原创就免谈了，《荒漠甘泉》非英文版不看，中文版的只看宋美龄译本。多看些天主教的作品总有好处：什么明谷的贝尔纳、大德兰修女、伯纳文图拉等等名字能够随口说出来。当然，还需要背上几句德日进的妙语、一两节五伤方济的祷词。

　　关于神学类的书籍，也是越偏越好，加尔文的《基督教要义》、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纯属大众读物，免谈。要读就读伯纳文图拉的《心向上帝的旅程》（英文版）、阿奎那的《神学大全》（已有PDF可供下载），如果买到冈萨雷斯的《基督教思想史》，夹在胳膊下的时候一定要露出书名。

　　中国基督徒的作品，以民国的为主，关键不在于内容，而是字里行间的民国范儿，就这一点来说，王明道的可以考虑，但必须是繁体字竖排版。《丁光训文集》，可以收藏，注意要在部分文章里写一点自己的批注。林献羔的免谈，掉价的玩意儿。

　　对国外的教堂、修道院和教会大学必须熟悉那么几个，法国阿奎单地区的某个古代教堂里的壁画、德国康斯坦兹湖某个修道院里的故事都是极好的谈资，教会大学，不妨拿鲁汶大学、立教大学来说说事，什么校友啊、校史啊都可以，千万不能拿《恶俗》中挖苦过的鲍勃琼斯大学和杨柏翰大学说事。

　　关于宗教艺术，只能限定谈论极少人知道的话题，譬如东正教圣像画为什么称为“写圣像”、贝内文托圣咏和格里高利圣咏（一定要说“额我略圣咏”）的差别，等等。

　　说到教派，按照台面上的说法，现在中国基督教是“后宗派时期”，不过这个不用管它，你可以毫不顾忌地自称是信义宗、是高派圣公会。至于“加尔文主义”，现在名声已经臭了，时髦的做法是狠批加尔文、挖苦改革宗。三自比家庭有格调，但更好的选择是三势，譬如深圳某自称圣公会的教会，人家可是连上海某三自教会的某牧师都羡慕嫉妒恨的。

　　 如果自称是自由派，绝对比基要派有格调，但如果能引用《丢人现眼的福音派》来批评福音派，就更有品位。若能多读点书，引用巴特、田立克的观点（哪怕是用词），表明自己的新正统立场，那简直是最范儿的事了。

　　在教会唱歌，小敏的《迦南诗选》绝对不能唱，太土，而且有异教色彩，台湾的《赞美之泉》也不能唱，太俗。《新编赞美诗》里的可以唱，但唱的时候要用英文。Silent Night、Amazing Grace必须会用英文来唱，这是圣诞联欢晚会时的保留节目。能用拉丁文或者希伯来文唱一两首，更是引人注目的事。

　　说起宗教界人士，家庭教会体系的要避免提及，三自体系的要带有一种没有恶意的调侃：“《天风》的王胖子啊？呵呵，我跟他聊过，蛮亲切的一个人。”“老丁的神学立场有问题，不过人还是蛮好的。”“金陵的陈院长啊？我有点印象，十多年前听过他的培灵会讲道，呵呵，普通话不是很好。”

　　最后，如果能加入一些小教派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基督教方面可以考虑国内残存无几的圣公会，也可以选择成为信义宗余孽，天主教方面可以加入比约十世修会。当然，最佳的选择是东正教，光是把耶稣基督称为“伊伊苏斯合利斯托斯”就足够了，一月七日过主降生节是最有格调的事。